

安

雅

堂

稿

安雅堂稿卷之三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序

成氏詩集序

諫議成公備兵台郡之三載自越以東遵於海澨靡
不謐寧潤澤汪濊餘皇不駕海外以晏廼以暇日進
屬吏子龍授以書一編曰自予王父大夫公以詩名
於魏而予考僉憲公繼之予兄弟又繼之予子幸以
弱冠舉於鄉亦治聲律庶幾不墜今彙四世六人之

詩爲一家言則成氏之箕裘在焉子爲我序之子龍
再拜誦卒業謹爲序曰昭代之詩自弘正嘉隆之間
作者代興古體知法黃初以前近體取宗開元以前
雖其間不無利鈍然大較彬彬有正始之遺其後厭
嘗之士畧去準繩以自標異大約三家而已或襲昌
谷之竒鑿或沿長慶之率俗或踵孟章之枯淡而皆
未得其真習俗移人至有子孫不能守高會之規矩
如向歆異學與時遷流耳今觀大夫公之詩壯涼高
渾雄烈之槩也僉憲公之詩正大蒼老昭亮之響也

憲副公之詩爽拔英毅清剛之氣也諫議公之詩和
瞻端雅德元之音也爲黃君之詩精新朗俊超曠之
製也孝廉君之詩流麗沉實清綺之作也合而觀之
大都以少陵爲宗而出入於高岑之際雖時越百年
代經數世而氣象風格無盛中之異信乎國之正聲
家之雅言也夫成氏爲郟叔武之後文之昭也秦漢
以來世有令人至大夫公而益顯其德大河以北爲
望宗焉是以政術懿燦所至顯節文章典則世擅雕
龍堂構之盛莫與爲京今諫議公有方召之望爲天

子所倚重行將易旄節而鼎鉉孝廉君以茂年俊才
當羽儀之選叩浦之大豈獨在詞章哉昔王元禮自
稱家世以爲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
集如我門世安平之崔汝南之應不及也劉孝綽傳
亦云一時群從子侄能屬文者七十餘人爲近古所
未有說者乃云古重門第故學盛於一家是不然今
閥閱與寒素並進而負荷其業者名擅累世如成氏
者豈不上映王劉耶雖云家學相承亦繇自奮也

彭燕又文稿序

文章之道有涉獵而欣然自得者有綴學追琢而漸進者有可俟而不可求者夫士苟負穎惠之姿馳心文史似古人之陳迹可襲而取也輒縱筆屬文非不燦然而其源不遠其論不微必無傳於後世故學者先去其自得之境而可矣旣以審其失則必準量而方矩言旨法則範於已經語裁古而愈莊字錯雅而益密可謂秩然紀律之師矣然未化也更有進焉者而不可求也夫化如天地之生物寒暑涼燠不爽其度而若出於自然此法度之至密也豈放然無紀愆

違厥序而謂之化哉我又何求自班揚而下皆自比
於刻鏤未嘗以爲化也予自束髮而好爲古文詞同
郡之士相切劘者數人彭子燕又其一也予性質駑
頓力微道遠十餘年而無所見庶幾去其欣然自得
之心而跡止行遲欲循昔人之繩墨以從事焉而未
可得彭子倣儻瑰瑋意超境外故能不甚拘於繩墨
之內而要之不合者蓋寡此如黃鶴之棄景風破脊
冥而游頃刻千里雖有騏驎時而康莊焉時而隴坂
焉豈能齊扁哉凌虛與躡實勢不相及也夫彭子之

文雖不敢遽謂之化以視學者稱比纂繡則有間矣
斯可見其才之甚高也予嘗爲評曰彭子之文如春
華發林歲蕤幡纒境象鮮新自生愉悅韓退之有言
善其根而俟其實予將爲彭子進矣

八世舒章彷彿樓詩稿序

蓋予弱冠而始知同郡有李子舒章者予詩所云二
十得李生是也蓋予幼時卽好秦漢間文於詩則喜
建安以前然私意彼其人旣以邈遠非可學而至及
得北地瑯琊諸集讀之觀其擬議之章颯颯然何其

似古人也。因念此二三君子者，去我世不遠，竭我才以從事焉。何遠不若彼，而是時方有父師之嚴，日治經生言，至于夜人定，則取樂府古詩等擬之，疾書數篇，要之以多爲勝，以形似爲工，而已藏之笥中，不敢示人也。而意亦殊自負。歲在己巳，始定交李子，讀其文，自顧弗如也。語人曰：昭代文章，復在隴西氏矣。人不之信，而予益好。從李子遊朝夕，研論以求當於古。庶幾棄向者飾貌之辭，而趨體情之作也。於今且七八年，而予弱劣不自振拔，惟緣情託意，不謀象先涉。

筆琢辭稍遠平鈍然未遂越景之心而已入傷雋之
累矣若夫縱體高邁挾氣清剛華而不靡放而益密
若冠日之峻峰如牽風之逸翮則李子之所獨能也
蓋詩之爲道不必專意爲同亦不必強求其異旣生
於古人之後其體格之雅音調之美此前哲之所已
備無可獨造者也至於色采之有鮮萎丰姿之有妍
拙寄寓之有淺深此天致人工各不相借者也譬之
美女焉其託心於窈窕流媚於盼倩者雖南威不假
顏於夷光各有動人之處耳若必異其眉目殊其玄

素以爲古今未有之麗則有駭而走矣夫詩衰於宋而明興尚沿餘習北地信陽力返風雅歷下瑯琊復長壇坱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特數君子者摹擬之功能事頗極自運之語難皆超乘寡見之士不能窮源導流迹其文貌轉相因襲保陳守萎事同輿臺薦紳比之木瓜山林託爲羔雁徒具膚形竟無神理夫學者流失雖賢聖不免卒未聞拙匠遺累於規矩之制敗軍歸咎於孫吳之書也後之作者欲矯斯弊惟宜盛其才情不必廢此簡格發其幼渺豈

得蕩然律呂不意一時師心詭貌惟求自別于前人
不顧見笑於來禩此萬曆以還數十年間文苑有罔
爾之狀詩人多侏離之音也夫語言之符上應休涉
不其然歟今觀李子之詩風規極整條理甚別而杼
情使事曠暢不拘豈不力離前脩又何嘗自侈新製
哉今 天子銳意太平景運有赫方用群策以定鴻
業而吾輩屬在艸莽不得與末議惟當竭才思成文
章比於歌虞頌魯之作以飾我 明一代之盛李子
勉之予願執筆而從其後也若夫子雲壯夫之謂則

自幼小已然從我所好矣

方密之留寓草序

盜起西鄙轉戰五六年浸淫江淮之間皖居三吳上游內蔽江險邑巖而偏屢伺於盜 朝廷爲開募府置重兵然先是士民扶携渡江者甚衆吾友方子亦移居金陵云有詩數百篇名曰留寓艸志遇也予受而讀之大約皆憂愁感慨之作也然其情怨而不怒其辭整渾而達其氣激壯而沉實喟然嘆曰世言聲音無與世變者使子野不聰而延州非賢人也則可

今夫歌頌酬獻之作應乎人者也應乎人者其言飾
憂愁感慨之文生平志者也生平志者其言切故善
觀世變者於其憂愁感慨之文可以見矣夫才士失
職不得在鄉里困頓於羈旅棲遲於道途其發爲詞
章固無怪其鮮和平之氣者然又有異此豈人力哉
建安中海內兵起孔璋託身於河朔仲宣投足於荆
楚其詩哀傷而婉不離乎雅也此霸圖之啟也梁陳
喪亂弘多其君子織以荒無憂世之心焉微矣天寶
之末詩莫盛於李杜方是時也棲甫岷峨之顛放白

江湖之上然李之辭憤而揚杜之辭悲而思不離乎
風也王業之再造也大中而後其詩弱以野西歸之
音渺焉不作王澤竭矣夫建安天寶之間詩人欲肆
其感悼無聊之志何所不至而齊梁大中以後豈其
人皆無忠愛悽惻之旨乎故曰時爲之也今觀方子
之詩於憂愁感慨之中深厚壯拔自非盛世此聲何
爲來哉 天子至神聖會中和之極以靖黎獻白馬
黑山之餘不日掃除耳而方子尊人大中丞方握全
楚之師鎮荆鄂受命之日散家財募精卒卽日之鎮

而方子亦左橐鞬右鉛管結七八少年以從陳子移
書勗之曰子行矣當抒竒建策勉立忠孝若夫從軍
之詩振旅之作此記室之未技非公子之壯思也方
子負志英偉必有以自見異日者海內清晏父子名
在鍾鼎賜田宅給鼓吹歸本州省丘墓以視曩者留
寓之篇何如也又何有於建安天寶諸子僅以文重
哉

楊邢二子洞庭唱和集序

吳之巨浸曰具區其廣五百里浮水而爲山者七十

有二其大者爲兩洞庭其水多鱗鱗文鱗其山有松
栝美箭菓則含桃來禽梅李橘柚之屬故富商大賈
居焉綺樓華屋平疇名墅燦然鱗次若與人世絕者
而去吳郡止百里然學士大夫獲遊者甚少則往往
以風濤爲解夫古之遊者陸則攀蘿懸纆駕空而升
水則渡溟渤犯鯨鯢危而不返何況畫舫不竟日可
達而其中爲主人者或能具酒漿餼亭館使賓至如
歸耶我友楊龍友邢孟貞以九月爲洞庭之遊盡一
月返蓋洞庭之勝秋爲最以水落饒奇石而霜林果

熟山若增而麗也二子旣歸出所謂唱和之詩示予
龍友矯健竒逸多深造之思孟貞姚朗精麗有斐然
之致其詩可以傳矣夫自有茲山以來遊者不知凡
幾概不免於有所作其詞或傳或否然非自侈大以
爲文辭之助或以寄其憂愁不平之氣未必於山水
真有所會也今我觀二子旣遊而歸其色充然若有
得稱兩山之美不置固知其詩非特文人之言真有
得於性情之際矣夫龍友家黔中歷萬里至中原孟
貞居鍾攝之間大江之側而又皆好遊其所見山川

奇偉博大者多矣而獨不忘情於茲山信哉爲吾吳之壯觀也二子知之乎其中果能南接羅浮北通岱宗乎所謂禹書靈文者尚在乎吾願憩雲將憑寥廓褰裳而往矣

徐職方詩稿序

予以乙亥暮秋遊秣陵時江外警寇西自皖桐東及歷陽羽書日數至予過友人徐職方退谷問所以禦賊狀退谷慷慨爲我指方畧陳利害甚悉又未嘗不嘆於污吏之釀亂當途之寡謀也已而眺鍾山之奇

具壺觴之樂揚摧風雅憑寄前脩則出其詩數卷誦
之皆才情朗逸意致超駿當其合作風格森然翔步
乎大曆以前矣予歸而嘆退谷真用世之士不易測
也方今士大夫之大患在於平居多逸樂之心不措
意天下事朝夕問田宅近婦人而已一旦身當兵革
則張皇失策一坐數起瞻顧左右欲言更止豈復儀
度如嘗不廢觴咏者哉古之人如謝安石逸平仲之
流皆如此蓋惟安靜而後能成功有餘而後能安靜
素所蓄積非可強也今觀退谷少挾清剛之氣擅豪

邁之姿自其爲諸生時固已有經畧之志矣故能當此多事之時佐畱守之重寄日夜治兵意氣曠然不改其度而又能以餘力成詩歌接賓從斐斐如文人逸士我是以知退谷足辦賊也且其詩古而不襲雄而不麤儻而不輕盡從容之能事非涉筆可成者豈其意志所寄已畧見於此乎覽其所作阮公諷時之篇太尉憂亂之什爲多亦時會之所畱連也今

天子神聖英傑如雲若退谷者鎮方州秉節鉞盜賊衰息元元艾安則退谷當爲臯陶吉甫之章而予雖

不文亦竊比於相如壽王之屬哀頌盛明亦詩人之
極榮 聖朝之極隆也豈可嘗操楚音自託於不怒
乎

宣城徐無礙詩稿序

宛陵徐先生司訓青溪以詩一編示予曰此我窮愁
之所爲作也予爲我序之予思古者窮愁著書蓋出
於虞卿其後司馬遷賈誼楊雄曹植虞翻之徒咸託
斯旨或著成文章或發爲吟嘆有繇來矣然古人之
所謂窮愁者志負忠愛而不見答於君親以至放棄

山澤棲寄殊域又不然而會膺貴寵之任屈於讒間
之口悼念失圖俯仰今昔耳若夫布衣之士終身戶
牖之間雖至抑鬱內既無所感發而外亦無可告語
以自託窮愁比於怨悱其可得乎今觀徐先生之詩
考其所遇其困厄可異焉夫宣城爲江左上流山川
秀麗庾元規謝玄暉之流所留連也而自數十年以
來以一貴人者居是邑而竊其名故人之稱是邦也
若東陵之污而互鄉之辱焉而此貴人者挾其縱橫
險譎之才以奔走天下凡畛域之分睚眦之怨必得

而甘心焉故其身雖廢而天下猶視其聲勢以爲治
亂徐先生旣與同里而負氣不屈又以宗族廣大事
與貴人有連遂傾排徐先生不休先生以此重困于
是避仇遠遊於齊魯燕趙之墟其所歷山川之奇關
河之壯旣與愁憤相激發而又湛於老釋虛無之學
以自解免故其詩激昂頓挫而終歸於簡淡雖爲窮
愁之音而中存和平之氣此先生之才非此不見而
先生之學非此不深也夫此貴人者其才旣足以亂
天下而先生獨與之抗以匹夫而敵國愍又豈灌仲

蓋禰正平所可及乎而託於古人窮愁之義又何愧耶今所謂貴人者已不可問而先生起家服官抗顏爲三吳師浸浸乎以功名自顯矣嗟乎士豈無故而困哉

六子詩稿序

予幼而好詩頗有張率限日之僻於今十餘年矣始未嘗不見其甚易而後未嘗不見其甚難也樂府諸誦調古而旨近似其音節側筆可追然而太文則弱太率則俗太達則膚太堅則訛太合則襲太離則野

此一難也五言古詩蘇李而下潘陸而上意存溫厚
辭本婉淡聲調上口便欲揣摩然集彼嘗談侈爲新
製宛然成章實見少味至於宗六季者多組已謝之
華法盛唐者每溢格外之語此一難也七言古詩初
唐四家極爲靡沓元和而後亦無足觀所可法者少
陵之雄健低昂供奉之輕揚飄舉李頎之雋逸婉戀
然學甫者近拙學白者近俗學頎者近弱要之體兼
風雅意主深勁是爲工耳此一難也五七言律用意
貴隱約而每至露直使事欲新變而每至陳顯輕與

重必均而殊少合作雄與逸並美而未見兼能此一
難也五七言絕句盛唐之妙在於無意可尋而風旨
深永中晚主於警快亦自斐然今之法開元者取諧
聲貌而無動人之情學西崑者頗涉議論有好盡之
累去宋人一間耳此一難也今人但取給便未嘗深
求故自薦紳以至負販莫不洋洋授辭予向不解事
朝歌夕唸便已自置上坐研精以來益自愧不如古
人遠也獻吉仲默于鱗元美才氣要亦大過人規摹
昔製不遺餘力若加椎駁可議甚多今人之才又不

如諸子而放乎規矩猥云超乘後世可盡欺耶周徐輩六子皆與予同學詩者也其才情雄駿用功深微不至倍於予然覽其詩可以涉獨立而儷古人者人不數篇耳則甚哉其難言之也雖然昔劉知幾作史通以駁諸史馬班而下皆無完人即使自己操筆徒自縛耳予之言詩無乃類是然此相勉之辭也而詩之本不在是蓋憂時託志者之所作也苟比興道備而哀刺義合雖塗歌巷語猶有取焉今以六子之所託大概可覩矣使得一旦去經生之業而翱翔廟堂之

上流放山澤之中其悲喜盛衰豈復如今日所歷乎
卽至於古人非難也一人有盛名予讀其詩謂之曰
君之詩甚善然傳之後世不知君爲何代人柰何夫
作詩而不足以導揚盛美刺譏當塗託物連類而見
其志則是風不必列十五國而雅不必分大小也雖
工而予不好也

白雲草自序

丁丑春陳子舉進士觀秋官之政趨曹之暇間有歌
咏六月除官嶺南行抵莫州卽得先安人訃憂閔沉

漬繼以疾疹前者一二韻語亦不復問矣冬日小定
偶簡敝簾稍爲刪潤合之得一卷云陳子明然歎曰
文章之道旣以其才又以其遇不其然哉我嘗與李
子言之矣詩者非僅以適已將以施諸遠也詩三百
篇雖愁喜之言不一而大約必極於治亂盛衰之際
遠則怨怨則愛近則頌頌則規怨之與頌其文異也
愛之與規其情均也夫左徒陳王之作凄惻而纏綿
推其大旨又何忠愛之至乎長卿子雲當大漢之隆
宣導盛美文詞瑋麗然而上林則曰忘國家之政食

雉兔之獲仁者不繇也甘泉則曰想西王母欣然而
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是故怨而不傷頌而不謏
者君子之事君也今之爲詩者我惑焉常其放形山
澤之中意不在遠適境而止又曰我恐以言爲戮也
一旦歷玉階登清廟則詳緩其步坐論公卿彼
柔翰徒滑我神何益殿最爲如是則國家之文安能
燦然與三代比隆而人主何所採風存哀刺哉或
曰曩子之未仕也與李子擊滙思而雕采日有程月
有稽蓋琅琅爲今子觀山川都邑之盛典文禮樂之

華宜有雍容歌頌之業揄揚 聖朝而胡其寂寥也
陳子曰主臣是豈鄙人所及雖然猶有說也夫鷓鴣
之署非嘉靖七子所稱名之地耶是時海內又安薦
紳之家靡然向於文學諸子皆久於其官曹旣猷決
多暇日又以聞聲者衆交相切劘是以其文頗著然
其時謹叟之者申申起卒難奪其衆且久故弗勝耳
今仕子束於繩墨日給不遑言及西京建安未嘗不
以爲狂客親愛相勉皆以此等不宜於官可亟焚棄
且畱 京師不過三月交遊期謁損十之九遂忽忽

多
牙
卷
三
第
三
十
五
頁
三
百
五
十
五
佐一遠郡去矣既無朋友之助又無歲月之深亦何
怪其簡鄙而不文乎假令大官給筆札而遊於承明
著作之庭又得才如李子輩者爲之左提右挈遇

郊廟燕享之儀遊畋征伐之役則奏之管絃揚之
饒吹以庶幾潤飾鴻業於萬一其古義也夫而今非
其時也予固曰旣以其才又以其遇也然則此寥寥
者而集之何居曰存吾志也其曰白雲艸者紀官也

張子固華陽西道記序

子固旣從金陵西經姑孰上池陽遂橫大江以歸乃

記其山川城郭之所見或寄之歌咏予覽而壯之夫
關河扼塞大小險易天下之至要也而學士家每不
能親履之以求其詳其考之圖經記傳者多失其真
矣至於事遠遊者非薦紳先生則富商大賈或知之
而有所不暇或見之而不能述公私交羈車煩馬竭
未皇及也而世亦鮮有無故而適千里者嗟乎士縱
不能迅游瀛海鑿空異域追五嶽之蹤歷八州之勝
而寓形戶牖弄姿闡房何其鄙哉吾鄉去金陵五百
里耳金陵以西沿江諸郡吳之上游楚之下委守江

東者必爭之地也。上觀孫曹虎戰之勲，中覽齊梁雲
擾之會，近思國家龍飛之跡，可以意動風雲，氣凌
竹帛矣。近者流人不靖，淮甸用師，江左之臣在
中朝者，咸請列戍，長江爲門戶之計，而樞密之長生長
北陲，指陳要害，茫然不知，豈非寡所見哉！今觀子固
所記詳畧之間，能見大意，數百餘里山川郡邑，辭雖
不多，而勢若已盡，至其所咏大都於廢興，今古之際，
感慨係之，可以知其意之所存矣。今聞商洛梗途，穎
毫擐甲，上流之寄，未有良籌，子固親所經歷，必能言

控禦之方審緩急之勢以爲枌榆計者則斯記也可
以備方畧資保障豈獨登臨之逸事遊賞之遺籍若
李供奉笑傲於牛渚杜司勳偃仰於秋浦而已哉

陳靈遠濩畧序

武州陳生字靈遠年十九資器茂良博覽洽浹著書
數十萬言名曰濩畧上陳王道中演經術下推當世
之故以示陳子陳子曰偉哉其持論卓詭者也必將
見用於世或曰不然楊子有云事勝辭則佞辭勝事
則賦生之書雖騁辨展意無所依違其猶辭云乎哉

且而不聳屬車之間好定舌而固聲乎其人類多遲
頓不達事惟朝夕上朝謁退治文書赴期會無尺寸
効屢遷大官以去一旦有人慷慨好論事則號以狂
昧大槩之或以他端見困然後已生以名家少年明
經義應制科何患不富貴而魯文發藻高談王霸之
畧顧取怪憎何益陳子曰不然古之爲治也博採而
廣忠貴者作之賤者議之少者謀之老者斷之所以
盡諮諏而集群策達聞見而防壅蔽也漢之孝武得
人爲盛嘗是之時田蚡公孫弘之徒貴用事其人或

兩宮肺腑咸或儒術醇深然帝每自擢嚴助朱買臣
吾丘壽王輩置左右如伐閩越取朔方禁弓矢皆令
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夫以
孝武之雄才大畧豈不知任事之難而好以流議折
逆大臣哉誠以勢位尊重者見寡而易欺因相揣難
而情愈見萬全之所從出也今 天子神聖凜凜持
法統楫群下公卿大夫一被譙讓則免冠謝死罪然
或鉤摭微細以相駁詰下亦轉側支委苟塞責而已
惜無激卬踔絕之才持橐箠筆徜徉曲臺之間援引

得失之林崇議非嘗之見以歷難漢廷將相耳有之
吾知天子必大喜動色矣雖然蓋難其人哉質木
者無英詞縱橫者無誠志今觀生所爲文辨矣而不
叛於經豈非其選乎高皇帝令甲士有懷才抱能
而在奧深者以所著文上有司進御人主果有異
等之資擢以不次生也勉之可以出而仕矣然則何
以遊今之公卿間耶夫天下望治如救焚溺何暇克
讓優游以進之乎絳灌皆一時人傑先朝舊臣而賈
生奮袂而談無所瞻顧何則明主難遇不可失也今

之大臣自視與絳灌何等也而生何懼也

趙貢士詩稿序

往予在京師謁今吏部侍郎董公坐有客端靜而色揚者董公謂予曰此我友趙生也少爲諸生名甚著久不第今以明經貢於朝生善爲詩溫雅激昂名家也因索予爲序予退而讀之知董公言不誣而因嘆古人能求盡天下之才而今人不能也古之於人也不特考其行而考其言不特用其身而用其志舉於鄉選於里論於司徒可以無遺才矣然閭巷芻蕘

之間得無有行未孚而其言足錄者乎山林隱逸之士得無有忠愛之言刺非之旨而無繇上達者乎故太史氏復採列國之風而獻之於王原其哀譏以助政治益求盡天下之才如此其詳也假令趙子生當其時卽用舍有命未獲揚於王廷惟茲斐然之作何不可薦讌享之次而觥斝菘文卒歲蓬茨爲趙子之惡於鳴其詩非獨惜其辭之工而亦嘆其不遇也雖然趙子其有以自慰古之人知其身之終不復用故惡以文自見今趙子年始過強仕不爲老仕當得州

縣不爲賤 天子方以海內多難將廣延茂士而不
次用之以治行聞不以曼辭進顧不偉耶趙子本多
公卿貴人之交一旦躡尺寸而周旋曲旃豹尾之間
試問當今所惡者詎以詩乎哉趙子慎弗以詩顯乃
可出而仕矣

韓水部芙蓉社序

關西古稱多剛武沉毅之士然其地固漢唐故都山
川雄麗意必有英特秀美之才不獨以豪健顯於韓
水部見之今 天子十一年水部以權關使於杭與

予相見如故歡談文章至移晷已而論西北邊地形
阨塞攻守之勢甚悉而會是時匈奴大入盧龍塞國
西門不開予旣歸而水部復以書來告大意以四郊
多壘卿大夫之辱幸使事竣當馳入一朝卽不獲身
當傘于何寧不護一亭障自効意甚壯也已又集所
謂芙蓉社者索予爲序芙蓉社者何關使者署中舊
有佳石名芙蓉水部以暇日集杭人士吟咏於其下
者也夫水部俊偉磊落方有經營四方之志而較文
衡義畱意經生言類儒者何哉夫天下不患於世之

不治而患於時之無才非無才也未嘗求之也今夫士處布衣貧賤則閉影絕跡無戶外之交聞天下賢者曰噬肯適我非我所致也已稍稍貴顯有聲勢矣聞天下賢者曰此宰相大臣之事也及爲宰相大臣矣位愈尊聞見愈壅卽有賢人者過我前而不之見也一旦事起問誰可倚辦者則心惕然以驚目瞠然以思天下事繇此敗蓋知人無嘗法亦無嘗職也無論周文公齊桓公身爲宰輔侯伯急士固當聖如仲尼賢如季札所之國未嘗不交其賢臣名士下至許

郭龐孔之流其人非必有高位顯勢然好賢樂善不
一日而忘也夫非嘗之才不世有中庸之士獎之易
以成摧之易以塞世固有得匹夫賤士一語而終身
懷之者矧以有位而鼓舞成就顧不易耶吳越間固
多君子水部不以職自限收而致之我知其畱心人
才有名宰相之志非獨慷慨負壯節稱西州之良也
斑生論將相而分山東西誠畛域之見嗟乎凡爲將
相安可以不下士哉予素不序經生言所謂社文者
亦未之見慕水部之爲人且以自廣云水部名文銓

字四水洪洞人

朱文季先生詩集序

萬曆中先君舉於鄉同舉者爲朱文季先生與先君最友善先君瑰瑋沉敏有濟世之志而先生和雅博大爲時長者顧其好詩酒特甚其詩清新流暢獨寫其情而不泥於格按之則引繩而斲也先君以齋於年仕不過尚書郎不獲展其志自先君之沒十餘年而朱先生始仕爲武強令不數月卽引疾以歸杜門著書脩農圃之業於詩益雄健歷落得物外之趣手

一編以授子龍且請爲序子龍讀三復而嘆曰美哉
何其氣平而思深乎夫人之遇有不能強而性有不
能移世惟情有所偏而出爲激厲峭促之音然每曰
窮愁沉悶乃能爲工也則古人所謂怨而不傷溫厚
而不憂憂以自明者又何等也自黃初而後其風漸
矣我獨怪陶元亮居晉宋之際僅得一令復棄去至
於躬耕乞食可謂至困而其詩平淡明雋無怨尤之
言顏延之稍稱通顯要亦早退不稱其才而其詩纒
麗典則王通氏以之爲君子此豈非辟深閔肆有得

於內而不爲境所變者乎今先生之遇在二子之間
其詩淡不彭澤華不光祿從容夷雅迨將比蹤前哲
矣予憶兒童時先生時過從先君飲至丙夜每激昂
論當世之務則拔劍起舞觀者動色嘗字先君曰我
與若寧能無所建立効方今貴人作車上儼耶子休
矣且與飲酒以是知先生非無意於世者也世稱元
亮子房仲連之篇寄其壯志延之之咏叔夜也口鳳
翻有時鍛龍性豈能馴以彼其言豈真浮湛酒德之
士哉今讀先生詩其中有振振跌蕩不自掩其氣者

多曩時酒間倡和之作也內有哭先君一篇讀之淚
淫淫不能竟因悲以先君之才早自摧折不竟其用
而先生之膈合至道歛神而葆光保無疆之休者於
詩足徵矣

譚子雕虫序

昆虫之用其來尚矣古之聖人考形以作書契察色
以助章采皆有取焉當周之盛時輶軒之使極於車
軌采覽異說姬公會義正名爰作爾雅昆虫之醜亦
載之詳矣然而一物殊稱微者滋甚秦晉宋衛命謂

詭別揚子把翰齋油方言告成而後粲然以備士大夫適異方覽郊物感時令占青孽遇物能名無愧多識而耕夫桑女與之誦風雅考經傳莫不欣喜有會所以瞻聳之士必旁通謠俗博觀名物孜孜錯綜於小學也譚子以沉博宏麗之才端多居暇寄情蠕動以審化機旣省察於林澤復咨諏於士女又考証於典籍自龜鼈至青寧凡六十有二種而同類者附見焉罔不著其形體抉其情態窮其變化推其胤族上極經義下至街談咸所羅網又每物賦之名曰雕虫

蓋自託乎小技實游意於大雅矣夫託象連類本出
詩人寓言體物極於騷雅故嗷嗷寫玄蟬之音趨趨
傳阜螽之狀蜩蟬刺政青蠅諭讒凡愉悼感激之懷
皆造端於觸發比興所以獨長風流所以不墜也若
夫獨用成篇體同咏物則權輿荀卿之賦蠶後世文
人各有藻繪窅圖一二瀏澆可觀未有旁搜曲貫悉
揭聲容蜩語螿鳴皆應金石如譚子者也姬公不遜
多藝揚子乃虫壯夫其孰爲正論哉或曰譚子有所
刺譏而將以螿觸蚊睫跡一世之人則非予所知也

沈友夔詩稿序

我郡有沈子友夔者宿負文章聲甚重顧其人居岐澤之間不嘗入城市落落如也特其爲詩尚綺麗工秀逸斐然自喜才人俊士類多稱說之或謂沈子詩則工矣然何不遂追開元大曆而上之乃似未能忘情於金荃香奩之作者豈性有所近耶予曰不然大復嘗言之矣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際故古之作者義關君臣朋友必假之以宣鬱而達情焉大復之言豈不深於風人之義哉夫

中晚之詩凡郊廟典則贈答雍容每蕪弱平行不敢
望初盛之藩若事關幽怨體涉豔輕或工於摹境微
實巧切或荒於措思設境新詭要能使人欣然以慕
慨然以悲惟其意存刻露與古人溫厚之旨或殊至
其比興之志豈有間然哉方之以三百篇關雎之與
車牽同爲思美人也汝墳之與小戎同爲念君子也
雖風有正變詞有微顯然情以感寄而深義以連類
而見如楚謠漢製代有殊音又何疑乎夫以沈子之
才久困頓爲徒步之士故凡憂時瞻國之懷多托於

閨人思士之語此亦國風思賢才哀窈窕之義乎其
辭甚都其志亦可悲矣今沈子獻書闕下策名清
時將大顯庸也昔之所延佇怨慕而以微辭相感者
其亦可以昌言而無忌乎一朝遇明主而致身天祿
蘭臺以助宣雲漢之章則沈宋之清麗燕許之弘瑋
沈子固優爲之矣今之所作所謂寓言十九哉

三子詩餘序

詩與樂府同源而其旣也每迭爲盛衰豔辭麗曲莫
盛於梁陳之季而古詩遂亾詩餘始於唐末而婉暢

穠逸極於北宋然斯時也并續詩亦亾是則詩餘者
匪獨莊士之所當疾抑亦風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
不可廢者夫風騷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託於
閨禱之際代有新聲而想窮擬議于是以溫厚之篇
含蓄之旨未足以寫哀而宣志也思極於追琢而纖
刻之辭來情深於柔靡而婉戀之趣合志溺於燕媾
而妍綺之境出態趨於蕩逸而流暢之調生是以鏤
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盡雖曰小
道工之實難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辭也

同郡徐子麗冲討子山王子彙升年並韶茂有斐
然著作之志每當春日駘宕秋氣明瑟則寄情於思
士怨女以陶咏物色祛遣伊鬱示予詞一編婉弱倩
豔俊辭絡繹纏綿猗娜逸態橫生真宋人之流亞也
或曰是無傷於大雅乎予曰不然夫并刀吳鹽美成
所以被貶瓊樓玉宇子瞻遂稱愛君端人麗而不淫
荒才刺而實諛其旨殊也三子者托貞心於妍貌隱
華念於佻言則元亮閑情不能與總特廢和於臨春
結綺之間矣

王介人詩餘序

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爲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然宋人亦不免於有情也故凡其懽愉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非後世可及蓋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誦而得沉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嬛利之詞而製之寔工練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調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所謂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況龍鸞

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
婉媚雖以警露取妍實含蓄有餘不盡時在低回
唱嘆之際則命篇難也惟宋人專力事之篇什旣多
觸景皆會天機所啟若出自然雖高談大雅而亦覺
其不可廢何則物有獨至小道可觀也 本朝以詞
名者如劉伯溫楊用脩王元美各有短長大都不能
及宋人禾中王子介人示予所著詞不下千餘首自
前世李晏周秦之徒未有多於茲者也其小令長調
動皆擅長莫不有俊逸之韵深刻之思流暢之調穠

麗之態于前所稱四難者多有合焉進而與昇元父子汴京諸公連鑣競逐卽何得有下駟耶王子真詞人也已而王子示予以詩則又澹宕莊雅規摹古人遠非宋代可望而後知王子深遠矣王子非詞人也

歷代輿地圖序

圖之爲用尚矣而輿地尤要周禮天下之圖旣掌於大司徒復掌於職方氏蓋不特以辨廣狹疏遙邇則土壤也蓋將以測夷險察利害撫諸夏而控四裔焉藏於王府非嘗所得見惟倚相能讀九丘卽九州之

志而楚強於天下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
圖籍爭天下秦之亾也蕭文終先收圖書而後知地
形阨塞相高帝以滅麤項建都邑封諸侯立郡國咸
有賴焉武帝覽古圖書知河出崑崙遂開西域東平
王求書籍而大將軍王鳳以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
王持不與乃知雖掌於司馬實爲天子之秘書也鄭
樵深咎向歆父子總群書脩七畧重章句而忽圖譜
故名象澆而實學衰然班氏藝文志實本七畧而任
宏所修兵家者流獨有圖四十餘卷又有形法家者

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此其有圖必也夫莫大於地形莫急於兵事未嘗廢圖則不可謂皆向歆罪矣其後光武登廣阿城樓指輿地圖以示鄧禹可見東京以後代有脩寫稍稍散於人間不爲秘然而傳摹訛錯丈尺殊製蓋率皆私本因乖襲謬旣非人主之力命輜軒之使窮遐極隱誰能獨逞章亥之步而求之也且以水道變遷地名數易郡縣更置城聚移徙境土有分合建置有疎密周秦以後時異代殊卽有善者僅可詳論於當今安能悉証於曩昔是以

指古者險要之區戰爭之地雖博洽之士不研典籍
考志傳以故號而合今名孰能瞭若指掌哉予在越
州金吾吳公出其所藏四明沈氏歷代輿地圖相示
予深服其立體密而致用廣也其法以墨作今一統
圖分列郡縣而別以丹書自五帝以來至於國初各
爲圖以冒於今圖之上圖爲立說周隋以前多依夾
漈唐室以後雜採史冊經緯絜白過於聚米于是觀
曲阜者知爲春秋之魯國問漢中者知爲炎漢之南
鄭考北平者知爲有唐之范陽稽歸德者知爲趙宋

之南京自此而推大較可親至凡邊鎮關隘禁防之
要與夫分裂禍時之時其所藉以控扼憑依者名或
殊而地不遷事雖往而迹可按盛衰強弱之故其揆
一也使觀之者見幅員廣大風俗錯雜治之各有其
方以謀綏靖則脩政見山川阻塞經界跨限恐爲奸
雄所睥睨夷狄所薦食則修備見土地山河是不一
姓名號迭更互相鑿成而知天命之不假易則脩德
是圖也非守國之善經保治之良規歟雖職方所掌
蕭相所攻恐不是過矣我 國家聲教之遠際天極

地日月所炤罔不臣妾漢唐之盛不能及也近者女
直豕突於東北大盜螳聚於荆豫而土宇販章地利
在我以 明天子神武而群臣戮力以將之誠泰山
而四維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詩曰我陵我
阿我泉我池觀茲圖也豈不在將相哉

夏子禹貢註序

今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而國之所繇貧者田功之
不治水利之不脩也昔者夏后氏隨山刊木薄海內
外靡不周也而漢司馬遷曰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

山然河蕪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以是知禹
之用功多而防患深者莫黃河若也禹貢言治水也
而其究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
言治賦也卽禹之自稱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繇
是觀之禹之所以驅害者在於治江河之大水其所
以成利者在於治溝洫之小水也自河失故道日以
橫決而冀豫徐兗之區民若履水而處蓋數千百年
而靡定也自秦廢阡陌而周禮瀦防溝遂列澮之屬
蕩然無餘卽後世陂池塘濼之制其人亾而事亦旋

廢矣故西北之荒蕪者半天下至於國家歲費數十百萬之資漕荆揚之粟以給京師而西北邊萬餘里皆仰灌輸於內凡轉運所輦商賈所販自京師而東則循灤薊抵榆關或自直沽走遼碣稍北則牛車負載出居庸繇龍固以給宣雲稍西則自大河以北浮漳衛度太行達晉陽又西則浮河入渭或自武牢洛口或南繇武關通褒斜道以澹關中遠轉北河西至涼部大約三十鍾致一石哉以致民旣恃漕益媮惰不治生業此其大患也黃河旣以日決而南與淮

同行交豫之地被禍益烈勢惟有縱其所如使還故
道而東南之漕又必怨道於河堤之防之以使之必
出於是不能免於決而中州徐淮之民病矣絕河而
北又竭泉源以充會通而東省病矣始也因田功廢
而恃轉運旣也恃轉運而田功益廢其初因轉運而
亟治河旣也因治河而滯運卒也又因轉運而河益
不治豈非盡失古人之意哉今人主之所惡莫大於
強兵欲強兵莫先於富國欲富國莫若盡地利盡地
利莫先於治水治水之道古今則有異矣禹之時九

州同溢患其泛濫而無所歸故必先治其大者而後
澮澮可成田賦可定今也患於隱伏而不爲人用其
淫溢爲災者止黃河耳然西北之田功不立則澮不
可省澮不可省勢不得不用河而河終不可得而治
矣故曰今日之治水必先治其小者而後大者可理
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江河禹之治河也勞於治江
荆揚之田賦下於諸州而後世每藉大江以南衣食
天下雖曰天時豈非人功哉夏子嘗憤國家之貧弱
思有以大振之而方今士大夫襲從容安苟且言及

務農在地則以爲迂遠不近情實又或以管商之書
儒者不道而一旦事急則鑄山椎商加稅鬻爵不復
顧其後嗟乎禹貢則聖人治天下之書也管商云乎
哉觀其制州列服任土作貢凡天喬竹石之微骨革
齒毛之細靡不詳貫要其大端不過曰烝民乃粒萬
邦作乂而已今夏子之書引柙觸類窮覽史傳博訪
公卿山水之經郡國之誌無不採險要之區泉澤之
利無不載探竒攬勝之迹物產方俗之異無不記皆
附見於經文之下可謂宏博而核矣夫薦紳先生知

今而不知古則以爲古人之事皆不可行學者狃於
誦習又不能損益以合於時勢所以貴於通才也夏
子之書備矣予獨論其事之最大爲當世所惡者著
於篇使世之覽者有所本焉